



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

周大新 著

# 湖光山色

H U G U A N G  
S H A N S E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通观至美山水里的人性风光，  
深重而暖情的凝望之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 湖光山色

周大新 著

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

H U G U A N G  
S H A N S E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光山色 / 周大新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7

(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

ISBN 978-7-5354-7242-7

I. ①湖…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589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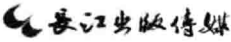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康志刚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大 全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3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64 千字

---

定价: 24.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乾 卷

水·····	003
土·····	054
木·····	077

## 坤 卷

金·····	141
火·····	195
水·····	217

乾 卷



# 水

## (1)

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挣到一万元钱。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慢地向一万靠近，有几个夜晚，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一万元的用法了。没想到就在这当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其时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橡胶水味，熏得暖暖有些头疼，可她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刮去地板砖上的污渍，擦亮门窗上的玻璃，抹掉洁具上的污点，背走装修垃圾……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她和另外两个姑娘，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她的九十块钱。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从窗外扑进来的八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她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时，女伴的“神州行”响了，女伴接通后把“神州行”朝她递过来：找你的。暖暖有些诧异：谁？及至看清号码是家乡的，才有些紧张起来，因为她给爹交代过，电话是同事的，没有急事不要打。果然，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爹说：暖暖，我是在聚香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你快回来，你娘病得厉害……暖暖当时腿一软，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她对着话筒说：爹，快送乡上的医院，我立马回去……

暖暖坐火车返到南府市再换汽车赶到丹湖东岸时，已是第二天的正午了。她下了汽车就向湖岸跑，只要赶上去西岸的那艘班船，黄昏时分就能到家了。可跑到湖边一看，班船已走得没了踪影，码头上剩下的都是渔船和供游人们在近处戏水的小划子。她不死心地奔到卖船票的屋子窗口问：大叔，还有没有去西岸的船？没了，姑娘，明天走吧。那人边说边把窗上的木板拉了下去。这可咋办？暖暖站在水边向西岸望着，几十里的湖面根本望不到边，可她知道楚王庄所在的大致位置，她焦躁至极地望着那个方向。这一刻，她对丹湖不由得生出了恨意：谁让你这样子大呀？！

住在丹湖西岸的暖暖从小就觉得丹湖太大，要去南府城就得过湖，可过一趟湖真是不易。暖暖知道这全是丰阳江造出的麻烦。丰阳江在经过秦岭的长期娇惯和伏牛山的低首逢迎之后，抵达这一带时显得骄横无比，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差不多每两年就要跟百姓捣蛋一回，仅光绪年间那回发水，就将八万多人的性命生生掠走。丹湖，便是在历次的大水之后，慢慢在一片江滩和一处阔大的凹地上形成的。不过那时的湖水面积有限，使它变得烟波浩淼一望无际的契机，是为了向北方调水在下游修起了截流江水的大坝。从那以后，它的湖水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沿岸的百姓们也渐渐习惯了大湖的存在，只是间或的，暖暖还能听到村里老人们的感叹：过去这丹湖身个小时，从东岸到西岸，也就顿饭工夫，哪像现在，小船得摇上近一天，当年李闯王领兵由此处过湖，据说马是直接游过来的，如今水面这样宽，哪一匹马能游过湖？……

嗨，小妮子，来船上玩玩？近处的一条渔船里钻出一个赤膊的汉子，朝暖暖边喊边做了个搂抱的动作。暖暖狠狠剜了对方一眼，厉声道：回去叫你姐来跟你玩吧！那汉子一听，讪讪一笑又钻进了舱里。难道还要在这湖边住上一晚么？暖暖沮丧地扔下提包，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在坐下的那一刻，她的手碰到了腰间那个鼓鼓的衣袋，那里面装着她打工两年来所挣的八千多块钱。娘，你别怕，女儿如今有钱给你治病了……

就在暖暖坐在那儿直盯着水面发愁的时候，一艘摩托艇呼呼地由湖里驶来，很快到了岸边，跟着就见几个公安揪着一个戴了手铐的男人由艇里跳上了岸，快步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警车走去。这男的犯了啥事？有人在问开摩托艇的小伙。暖暖这时就也侧了耳朵去听。盗挖楚墓！楚墓？啥辱楚墓？问的人显然没有听懂。就是楚国人的墓，前不久西岸上的聚香街附近，因为打井发现了两座古墓，县上和南府市的人不让乱动，可这小子夜里去偷偷掘开了，从墓里弄到了一些锈得不成样子的铜器，这就犯了法。墓是楚国的？是呀，县上和市上的人都说，咱们丹湖这一带，古时候都归楚国……

暖暖扭过了脸。她现在可没心情没兴趣去听楚国里的事，她现在最需要一只船，一只只能去西岸的船，哪怕是小划子也行。就在暖暖愁眉紧锁的时候，不远处突然响起一声喊：老黑豆，下次记住多带点辛夷花蕾来。老黑豆？她急忙扭头去看，原来被喊的人正是同村常到东岸卖药材的黑豆叔，暖暖忙起身拎了提包踉踉跄跄地跑过去叫：黑豆叔，你是摇船来的？黑瘦的矮个子中年男人哎了一声回头一看：嗨呀，暖暖，你回来了？巧，快，正好坐叔的船回去。

黑豆叔的船小得可怜，可他给船装了机器，呜呜呜的，走得挺快。今天湖里无风，浪不大，蓝莹莹的水面上，除了几只白色的水鸟在翻飞之外，还不时



能看见小鱼一跳一跃。远处，有几只渔船在悠然地收着渔网。暖暖，我有好几天没见你爹下湖捕鱼了。他可能是在忙俺娘的病，俺娘的病加重了。你娘究竟得的是啥病？总见她到梅家药铺里抓药，气色也不大好。我也不知道。暖暖叹口气。暖暖，你在北京打工一月能挣多少钱？五百多吧。管不管饭？中午让吃一顿一块五的盒饭。睡的地方呐？和几个打工的姐妹在一起租。比俺家你萝萝妹妹强，她在省城打工，一个月才三百八十块，刨去吃喝，净落不到二百。萝萝妹妹也出去了？暖暖记得黑豆叔的女儿萝萝还小哩。出去了，和魏家的魏良他们几个人一起走的，出去多少能挣个活钱，比在家种地好，种地只能挣个肚子圆……

船靠岸时太阳早滚到了后山的那一边，村子里已是炊烟四起了。暖暖谢了黑豆叔，下船快步向村里走，走到那个风化得很厉害的刻有“楚王庄”仨字的石柱前，望着离开两年的村庄里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屋，她突然间觉得，往日感到很大很威风的村子，变小变旧了；记忆里很高很漂亮的屋子，变低变破了；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变窄变难看了；只有自家屋前的那棵老辛夷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又粗又高，树冠像把巨伞；再就是那些鸟，还像过去那样，在老辛夷树的枝子上飞起落下，叽叽喳喳地进行归宿前的最后唠叨。

家里只有妹妹禾禾和奶奶。奶奶正习惯地赤着上身坐在灶前烧火，边向灶膛里填着柴火边大声地咳嗽着，胸前两只干枯的奶子在不停地左右摇晃；禾禾在向锅里砍着红薯，每一块红薯落进锅里时都能溅起一些小小的水星落到奶奶的身上。禾禾听见脚步声扭头看见姐姐进屋，停了刀，先是叫了一声：姐——跟着就流出了眼泪。暖暖的心一紧，上前喊了声：奶奶。弯下腰在奶奶那多皱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才又回头问禾禾：爹呢？爹送娘去了聚香街乡上医院，让我和奶奶看家。病咋样？暖暖连着声问。听说今天后晌动手术。究竟定的啥病？奶子癌。奶子癌？暖暖吸了一口冷气。就是娘的一只奶子上生了癌。禾禾解释着。

暖暖噗咚一声坐到了奶奶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双手抱住了头。都怨你爹！奶奶这时开口道：他总是在湖里逮鱼、网虾、捉蟹，鱼虾蟹是啥？鱼虾蟹不是湖神的东西？总从人家那里拿东西人家能高兴？我让他每个月敬一回湖神，他总是忘记总是不听，总说去凌岩寺烧香就行了，寺里供的是谁？是佛祖，湖神不会住那里，这路神管不了那路神，谁的香火也不能少，他就是不听，这下子好了，罚到你娘身上了，奶子癌！暖暖没应奶奶的话，半晌，才抬头问禾禾：咱家的自行车在吗？禾禾答：爹是用自行车驮娘去聚香街上的。暖暖说：那你去青葱嫂家一趟，就说我要借他们家的自行车用用。

天都黑了，这会儿借车干啥？禾禾瞪大了眼。

去医院，我要去医院看看娘，我放不下心。

那样远，你一个人——

去借车吧。暖暖扭身替奶奶抓了一把柴扔进了灶膛里，将熄的火又燃了起来，之后便起身麻利地去脸盆里洗了洗手，拿起禾禾放下的菜刀朝锅里砍起红薯来。砍完红薯盖上锅盖，暖暖转身去自己带回的提包里抽出一件短袖衬衫说：奶奶，我给你买了一件衫子，来，穿上试试。晚点再穿吧，天这样热。奶奶说。穿上好看些，北京城里的那些老奶奶再热也不打赤身。暖暖刚才进屋看见奶奶打着赤身时确实已有些不习惯。嗨，咱乡下人咋能跟人家比？奶奶有些不以为然。暖暖没容奶奶再开口，三两下就给奶奶穿上了短袖衫。咋样，合身吧？暖暖左右审视着。奶奶边扯着衣襟看边带了笑说：好，好，就是有些洋气了……

锅里的红薯还没有煮好，院门外就有了响动，伴着自行车轮胎在地上的颠动声，两个人的脚步已响进了院里。不用抬头，暖暖就知道是青葱嫂来了。

暖暖，回来了？我估摸你这两天就会回来，你长林哥去南府打工不在家，我送你去医院吧！因长年劳动显得健康结实的青葱嫂走进门说，之后又扭脸对暖暖奶问：奶奶，你还没有吃饭？

奶奶没有回答青葱嫂的问话，奶奶只是把手中的拐杖举起敲了一下青葱嫂的胳膊说：长林家的，你和暖暖都是女的，走夜路能行？万一碰上个歹人咋办？放心，哪有那样多的歹人？青葱嫂笑着。嘿，你可不敢大意，前些天老桐家的媳妇不是在路上被抢了？三十多个鸡蛋哩，全被歹人拎走了！奶奶依旧不放心。我拿把镰刀！青葱嫂这时呼地由门后墙上扯下一把雪亮的镰刀扬了扬：真要碰见歹人，我就砍了他！

吹吧，你！奶奶张开只剩两颗牙的嘴笑了，你有那胆量？只怕人家喝叫一声，你就会吓瘫到地上。

不是还有俺暖暖妹子？！

那倒是，俺暖暖是有敢砍人的胆量！奶奶有些自豪，随即又叮嘱道：天黑，你娃子骑车带暖暖可要小心，去聚香街的路都在湖边，你们走路时，不要说惹湖神不高兴的话！记住没？

记住了，奶奶。青葱嫂边应边转身去推自行车，暖暖顺手抽出了她别在背后的镰刀，握到了自己手里，随即相跟着出了院门。奶奶又追出来问：哎，长林家的，我再问一句，你没有再怀上娃儿吧？

咋？奶奶批准让我再生一胎？青葱嫂在黑暗中笑起来。

我是怕你身上有了，要是那样可不能骑车带人，出了事俺们担待不起。放心吧，奶奶，长林不在家，种子还没有撒哩……

## (2)

从楚王庄到聚香街有整整九里沙土路，路的右边虽然都是大山，可左边却总在丹湖岸上绕，这就使这条路还能骑自行车。暖暖坐在青葱嫂骑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边听着她粗重的喘息，一边看着四周无边的黑暗。路边的秋虫先还叫得很欢，可一听到自行车响，就急忙停了嗓子。想起昨天傍晚还在人声喧嚷灯火辉煌的北京城，今夜里却在这寂无人声黑得可怕的小路上，暖暖心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呀！

青葱嫂的喘息越来越重了，暖暖心上有些不忍，轻了声说：嫂子，我来骑一会儿吧，你歇歇。

没事。青葱嫂腾出一只手去衣袋里掏着什么，之后刹了车，伸手过来把一个温温的纸包放到了暖暖手上：你好好坐在车后歇歇，你从北京上车时肯定心里很急，这一路上又是火车又是汽车又是船的，还不是忍饥挨饿？到家就又走，还能不累？那个饼里夹着鸡蛋，先垫一下饥，到聚香街上再买吃的。

暖暖捏着那饼，眼眶一热，有两个泪珠跟着落在了衣服前襟上。在暖暖所交的女友中，青葱嫂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其实青葱嫂的男人长林和暖暖家并无血缘关系，暖暖和青葱嫂好，完全是因为两个人脾气相投。青葱嫂是五年前从邻村嫁过来的，她因为脾性好乐于助人且又会绣花编筐，很快就让暖暖喜欢上了。在暖暖没去北京打工的那些日子里，她得了空就往青葱嫂家跑，啥心里话都愿给青葱嫂说。

对婶子的病你不要太焦心，我听说这种病如今已经能治好。青葱嫂劝道。

唉。暖暖叹了一口气，娘的命可是真不好。

你这两年在外面，对找对象的事是咋想的？碰没碰见个合意的？青葱嫂边蹬着车子边问。

没，我在的那个保洁公司很小，没见过有啥像样的小伙；再说，在外面只想得多挣钱，对这事真还没有时间去细想哩。暖暖望着路边那淡白色的湖水答。

可别骗你嫂子，甭到时候突然把一个帅小伙领到我面前，吓我一跳。

骗你是狗。

对咱村的开田，你拿没拿个主意？

他……暖暖犹豫着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开田也是楚王庄人，姓旷，是暖暖

自小的玩伴。暖暖记得最初和开田认识还是在一个秋天随娘去凌岩寺上香的时候。在楚王庄，去凌岩寺烧香最勤的，除了暖暖她娘就是开田的娘。暖暖娘烧香勤是为了让佛祖保佑暖暖爹在丹湖里打鱼不出事情。开田娘烧香勤则是为了地里的庄稼，开田家是那种一心种地的人家，为了保证地里有个好收成，开田娘不仅要在年节里去给佛祖叩头，春种、秋收、夏播前，也都要去寺里送个香火。就是在凌岩寺的大门前，暖暖第一次和开田见了面。她记得他们两个人当时都拉着自己娘的衣襟，一齐随着上香的人流向大门里进。在娘和开田他娘打招呼的时候，她看了一眼开田，那一刻开田正把一小块水果糖塞进嘴里，两只眼新奇地看着山门。你头一回来？暖暖问。开田因为当时嘴里有糖块而只是笑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又伸手从嘴里把糖块拿出来，说：俺娘说娃娃太小寺里的和尚爷爷不让进寺门。为啥？暖暖惊奇了。怕把尿撒到佛堂里。开田说完就又把糖块塞进了嘴里。暖暖笑了，说：俺跟娘来过好多回了，一次也没尿过。边说边看着开田吃糖，不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糖，甜吗？她又问，尽管她知道这样问有馋嘴的嫌疑，可是她仍然没能忍住，她已经有许久许久没吃过糖了，每次她对娘暗示她想吃糖时，娘总是说：吃糖顶啥用，有那点钱还不如买点盐哩。甜！要不你尝尝，俺娘给俺买了三块糖。开田边说边从衣袋里又掏出一块糖递到了暖暖手上。暖暖迟疑了一瞬，接下了。当她将糖块上的纸剥去填进嘴里的时候，她飞快地看了一眼娘，还好，娘没看见。这是暖暖觉得最甜的一次上香之行。也是因此，她记住了开田，记住了这个秋天。在此之前，暖暖一直不愿和娘一起到凌岩寺上香。不愿的原因就是心疼东西，每次看见娘把家里不多的一点白面蒸成供香馍送到寺里摆到佛祖像前，把家里卖鸡和鸡蛋换来的钱买成香、裱在寺里的香炉里烧掉，她就心疼得难受。就想：还不如让我吃了供香馍耐饿，给我买了糖块解馋哩。有一次，她把这想法给娘说了，一向不发火的娘啪地在她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娘生气地说：不送供香馍，不烧香和裱，不去寺里祈愿，佛祖会保佑你？！为了她这话，娘那次在大殿里的佛像前多磕了几个头，边磕头还边向佛祖道歉：娃儿小，不懂事，你老可别怪罪她……从楚王庄到凌岩寺，足有三里地。每次娘拉着她走到寺里，都把她累得够呛，有时娘也背她一程，可她心疼娘，不想听娘那粗重的喘息声，总是没背多远就要下来自己走，走到寺里累不说，关键是饿。有一回，她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趁娘摆好供香馍去别的殿里磕头时，偷偷上前拿起一个供香馍掰了一块，躲到殿外吃了起来，她正大口吞咽吃得痛快，娘过来看见了，立时吓得变脸失色，娘流着眼泪说：你个贪嘴的东西，这回佛祖是肯定要怪罪了，你这辈子要是遇到啥不顺的事，你可不能怨娘了！暖暖当时因肚子不饿暗暗高兴，

就小了声对娘说：你别叫出我的名字，佛祖就不知道我是谁，那样，他就是想怪罪也找不到我的！娘照她的头上狠敲了一记，气恨道：佛祖是那样好欺瞒的？天下哪个人的事情他不晓得？别说你的名字，就是你的命都在他手里捏着哩！……就是从这次吃糖的上香之行起，暖暖和开田平日才在一起玩了，彼此才知道原来两家都住在楚王庄里，庄子太大，开田家住庄子中间，暖暖家住庄子南头，两个人过去竟不知道对方。俩人在一起玩的时候一多，对对方的了解也就多了。开田知道暖暖她爹楚长顺平日总驾条小船在丹湖里捕鱼；暖暖知道开田他爹旷包谷是种地的老把式。暖暖还知道开田的饭量大，能吃，动不动就觉肚子饿，而且夏天是不穿衣服的，每顿饭吃完，肚子总圆得像一个西瓜，走路都一晃一晃，大人们用指头敲敲他的肚皮，发出的声音和敲西瓜时差不多一样，他只要稍一走快，那肚子摇晃得好像就要掉下来。暖暖有时也怯生生地走上前，用指头小心地摸摸开田的肚皮。从这时起，暖暖因担心开田肚子饿，常会偷偷地从自己家里给开田拿馍吃。开田只要一看见馍，不管肚里多饱，都会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三下五去二地全吃掉。暖暖后来上学的时候，刚好和开田分在了一个班。两个人上学时一起走，下学时一起回，关系越加地好起来。上学下学的路上，两个人玩得很开心。夏天，他们一起逮蚂蚱，评论着哪只蚂蚱蹦得远；冬天，他们一同堆雪人，商讨着用啥给雪人当眼睛；春天，他们到处摘野花，比较着哪种花朵戴在暖暖头上最好看；秋天，他们去玉米地里折甜秆，直吃得嘴上起了泡。两个人还互相关心，暖暖家里做了好吃的，总不忘给开田带一点，有时是一个熟鸡蛋，有时是一个肉包子，有时是一块炸鲤鱼，有时是一截煮玉米。开田家里更穷些，拿不出别的东西，他就总记着用一個空酒瓶装些湖水拎到手里，一当暖暖说渴，他就递过去；有时直到放学了暖暖还不渴，开田就让暖暖用瓶里的水洗手，他捏着瓶子慢慢地倒，暖暖对着细细的水流仔细地洗，直把两只小手洗得红红润润干干净净。考上初中，两个人都长高长大了，就不好意思再像过去那样亲密，上下学的路上不敢再形影不离，常常是一个在前走，一个在后跟。有时俩人离得稍近些，庄上别的学生娃就会嬉笑着叫：“搞对象了——”吓得他们又赶紧分开。表面上两个人好像生分了，其实内心里仍像过去那样近。有时暖暖给开田带了吃的东西，她会用一条手绢包好，趁别人不注意，放在路边的一棵榆树树杈上，她再在树下做一个举手摘树叶的动作，走在她后边的开田就会看明白，就会很准确地去树杈上拿到东西。两个人那时经常在一起交流长大后的志愿，暖暖说她想当个教师，教一群小学生；开田说他想当一个乡长，管上个十几万人。快上高二的有天傍晚，放学回家的开田反常地走得很慢，走在后边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暖暖估计他有事，就

也放慢了步子。待其他的学生都走远之后，暖暖赶上前，开田这才哽咽着告诉她，他爹因为赶着犁地，打牛太狠，气极了的牛就回头把他的两条腿踢断了，他不能再上学，要帮爹干活了。跟着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和本子塞到了暖暖手里说：这些我用不着了，你拿去用吧。暖暖当时含泪攥住开田的手，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暖暖那时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考上大学，然后再想法给开田些帮助。可惜，事情并没按她的心愿发展。高考时她落了榜。娘陪着她去聚香街中学门前看红榜，暖暖在榜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惊得她好久没有挪动步子。对此，娘倒没怪她学习不好，只说这肯定是佛祖给的报应，他老人家保准在记着你偷吃他供品的事，他生了气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娃子自作自受，老老实实在家跟你爹下湖打鱼吧。娘说完，第二天就提了香、裱和供香馍去寺里磕头表示甘愿受罚。暖暖原有的希望破碎之后，先是跟着爹打了一年鱼，之后，就坚决地要求出门打工了……

你这次回来，把娘的病照顾好，也该把自己的婚事想想。青葱嫂的声音又在黑暗中响起。尤其是开田那边，我看他的心还在你身上，总在打听你啥时回来，你要早拿定个主意，中就中，不中也跟他明着说，免得他以后心生怨气。

行吧。暖暖望着路的另一边那黑黝黝的大山，轻轻应了一声……

到医院已是夜里十点多了。暖暖见了爹，知道下午的手术是医院请县上的医生来做的，做得挺顺利，娘眼下还在特护病房里，一切都还正常，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才软软地坐在了医院门前的台阶上。

把心放宽吧，谁还没个病病灾灾？青葱嫂坐在一旁喘息着劝，婶子她不会有事的。

嫂子，谢谢你，累坏你了。暖暖心有不忍地攥住青葱嫂的手。

没啥，这点路还能累坏我了？青葱嫂说着站起身，我去找个饭馆让他们给你做碗面条吃……

### (3)

暖暖在医院里整整陪了娘一个半月。那是一个吓人的手术，娘的一个奶子被全部切去，连胸脯上的肉都被剝去了一块，不过还好，经过化疗和放疗，大夫说娘的身上已经没有了癌细胞。可因了手术失血和化疗放疗的反应，娘的身体已经衰弱得不扶竟不能走路了。想想过去娘在秋收时常挑着百十斤的玉米和红薯由地里回家，娘今天的这个样子实在让暖暖心里难受。癌症，你为啥偏偏

要缠上俺娘？俺娘这辈子受的苦还少么？俺们家的日子还不够艰难么？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你都让他们结结实实的，为啥偏要难为俺们？老天爷，俺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这样子待人实在不公！不公！

娘住院近两个月，把暖暖从北京带回来的钱全部花完还不够，又把爹平日卖鱼积起来的一点家底也花光了。奶奶平日常说，乡下人一生就三件大事：盖房、成家和看病。暖暖这会儿才知道奶奶这话的分量，看病的确是一件大事，它能转眼间把你变成分文不剩的穷光蛋，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把娘从医院接回家后，因为禾禾还要上学，爹要下湖打鱼赚钱，奶奶老得已做不成啥活，家里的一应事务自然要由暖暖来做了。暖暖收起了再去北京打工的心，扑下身子一边做家务一边负责种家里的那块责任地。在忙家务忙种地的间隙里，暖暖常会想起在北京打工时和女伴们在一起玩乐的情景，每当这时，她会不由得叹口气自语道：我算是被缠在楚王庄了。

暖暖对自己出生的楚王庄早就没有了好感。

其实，楚王庄在丹湖西岸的村子里还颇有名气。楚王庄出名，缘由之一是它所处的位置好，藏在长满绿树青草的山凹里，面对着一望无边的丹湖，人站在村后的山顶，向东能看见浩浩淼淼的丹湖水面，能看见来来往往的渔船；倘是天好，还能依稀看见丹湖东岸上的景致；向南、向北、向西都能看见绵绵延延的伏牛山群峰和林海。冬天里的东北风，抵达这里时已经减弱；夏季里的酷热，来到这儿时也已经少了威风。缘由之二是它与古时候的楚国有些关系。据传，当年楚国建都丹阳时，楚王庄因为离丹阳近且地理位置好，这里是楚王常来的地方。

暖暖对楚王庄没有好感，主要是因为她厌烦种地。要说，楚王庄的田地都还不错，虽大多是坡地，可因离湖近，旱的时候有水浇，涝的时候排水快，所以旱涝都能有收成。可这年头喜欢种庄稼的年轻人能有几个？谁都知道种庄稼要遭风刮日头晒，得受苦；粮食又卖不出好价钱，会受穷。暖暖明白开田也是这样，当初他还在上学时他爹要教他种庄稼的手艺，他不屑一顾把嘴撇了撇说：不学。他爹把眼瞪大了叫：你娃子先别说硬话，你敢肯定你就能考上大学去当官？要是你命里只能种庄稼呢？你给我记住，咱乡下人只要学会了种地，通常就保了两个底，一个是不会被饿死，一个是不会打光棍……开田爹的话竟然不幸说中了。开田因他爹的腿受伤停学后，只好满腹不情愿地学起种地来了，眼下已是像样的庄稼把式了。现在，因暖暖爹下湖捕鱼，她家的地里活忙不过来时，开田总是主动来帮着做。

暖暖注意到，开田来帮她做活时，常常会停下手一眼不眨地看着她。她有



次红了脸问他：看啥？不认得了？开田笑笑，低了声说：我觉着你越来越会打扮了，比咱村里那些同龄的姑娘会穿衣裳，头发也收拾得好看，有点城里人的味道了。去！跟谁学会在嘴上抹蜜奉承人了？！这是真心话，看见你我这心里就觉得一亮，觉得畅快。暖暖听了这话心上自然高兴，可嘴上还是嗔怪着：你就给我灌迷魂汤吧！

要说暖暖这两年在北京打工的收获，除了挣那几千块钱外，就是开了眼界学会了穿戴打扮。暖暖打工时特留意城里姑娘搭配衣服佩戴首饰的巧妙处，高中毕业又极聪明的她，没有多久就在这方面有了心得。她虽然买不起高档衣裳高档首饰，可二三十块钱的衣服十来块钱的首饰，她也能穿戴得有模有样，加上她脸蛋和身材都入眼，打工的那帮姐妹中，数她收拾得最像个城里人。

对于不能再出去打工，暖暖一直心存遗憾。心气很高的暖暖想到外边打工，固然有挣钱的考虑，可还有一个很隐秘的愿望，那就是多结识一些人，包括外地和大城市里的男青年，万一能碰上个特别可心又对自己钟情的小伙子，说不定……每次一想到这里，暖暖就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开田，尽管她从未对开田承诺过什么。她承认开田一直在她心里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可城市里的生活实在精彩，那儿对她的吸引真是太大了，一想到要成年累月地就在这楚王庄和开田在一起过日子，她的心里就有些不甘。也许以后娘的身体彻底恢复之后，自己还是可以再出去打工的。就在暖暖这样想的时候，村子里发生了一件令她大感意外的事情。

那是一个早晨，村里人刚刚起床，村南头突然响起了唢呐声，那欢快的调子分明是有人娶亲才能吹出来的。起了床正梳头的暖暖一愣：没听说村里有谁家要办喜事呀？这时鞭炮响了，跟着就有不少人的脚步声在向村头响去，暖暖便也走出来，看见了青葱嫂忙问：谁家的喜事？青葱嫂苦笑了一下：哪是喜事，是詹同方家在为儿子娶阴亲。阴亲？暖暖一怔。是呀，詹同方的儿子因为家里穷找不到合意的对象，他爹娘又不停地埋怨他没本领，去年一气之下喝农药死了，他爹娘心里有愧，一直在操心要给他娶一门阴亲，刚好陈家庄有个姑娘前几天得急病死了，詹家就托人去说好，筹借了四千元把那个姑娘娶了来，今儿个太阳升起之前，那姑娘的棺材要和詹同方的儿子合墓。哦，现在还有这事？暖暖被惊住了：女方家愿意？那有啥不愿意的，如今不是干啥都讲个钱嘛，女儿死后还能在家里挣笔钱，做爹娘的也算没白养了女儿。詹同方的儿子不是长得还挺有模样么，怎会找不着对象？暖暖又问。青葱嫂叹了口气答：唉，现如今，有模样的小伙子找个对象也不容易哩，咱们这一带，家家只盼着生儿子，女人怀了娃娃，想尽办法要去乡上医院用机器查查是不是男娃，不是



的就想法流掉，结果女娃娃就少了，加上这几年姑娘们外出打工的多，咱这里的姑娘又都长得水灵，出去的姑娘就很少再回来，多是想法在外找个城里人或是外地的打工小伙，这样，咱这儿的小伙子找对象就越来越难了。詹同方的儿子原来说过一个对象，那姑娘出去打工后，见识多了，就嫌他家穷，同他断了，后来又说过几个，都没说成，他爹和娘一急，就对他又骂又埋怨，结果他没想开便寻死了……

青葱嫂的话让暖暖的心里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都啥年代了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她忍不住向村头走去，她看见了那个贴有黄色喜字的棺材，看见了吹唢呐的队伍，看见了半山坡上詹家儿子那重又被掘开的坟墓。

暖暖，你信人有魂灵吗？背后猛地响起了开田的声音。暖暖闻声身子一震，忙转过身来。信吗？开田一本正经地又问。

我不知道。暖暖摇了摇头。

我前几天搭九鼎的渔船过湖去登城，回来时从湖心迷魂区旁边经过，当时刚好有烟雾升起来，我们就停住船看那烟雾，你猜我在那烟雾上边看见了啥？

暖暖没有追问。暖暖知道在丹湖的湖心有一个三角形的区域，经常不定时地会有一股炊烟似的烟雾在水面上升起弥漫，有时甚至能闻到一股烟火味，很像傍晚在村边闻到的那种味道。人们若站在附近的船上看那烟雾，偶尔还会在烟雾里看见一些自己心中特想要特想看的東西，或是人或是物，据说有些光棍汉在那烟雾里看见过美女，有些渔家女在那烟雾里看见过持刀行进的军人，还有人在那烟雾里看见过大堆的金子。倘是你的船不巧驶进了那烟雾里，船上的人立马就会眼发花头发晕变得糊里糊涂，不仅难辨东南西北，连自己在做啥该做啥都弄不清楚，所以进了这个区域的人和船，常会出事，故人们称其为迷魂区。那个三角区面积不大，中间部位的垂直距离也就有两华里。对这个区域为何会有这种烟雾出现，据说历代都有人想弄清原因，却到底也没得出个让人信服的结论。留下来的说法有很多，有说那里的水下住着龙王的一个女儿，她只要一生火做饭，水面上就会有烟雾生出来；有说那儿的水下有一处不定时喷发的温泉，高温的泉水一喷发，水面上就有了烟雾；也有说那是丹湖的湖神显现真身时发出的护身之物；还有人说当年的楚军被秦军打败南撤时，有许多军舰在那儿倾覆沉没，这是那些怨魂在作怪；更有人说那烟雾是阴间的阎王不定时施放的，每一股烟雾里都藏着无数的幽灵。解放后县上曾组织懂科学的人来考察过，不过到最后也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只说很可能是水温异常变化时生出来的，可有大胆的人多次去试过那儿的水温，也没发现那儿的湖水温度异于别处。县上为了防止人们误入这个区域，用三个航标把这个区域标示了出来。